



□ 沉洲

情感是最好的艺术性

《乡村造梦记》后记(节选)

对长篇文学作品,我一向以为,一个好的结构是它不可或缺的艺术之美。

在整理采访录音的同时,我开始考虑《乡村造梦记》的结构问题。从掌握的全盘资讯来看,苦于无从下手。五年来,发生在屏南传统村落的文创产业进程架构庞大,出现的人彼此纠缠、发生的事纷繁杂沓。从2015年3月林正碌进入屏南漆下村开始,他们创建了漆下、双溪、厦地、前洋、降龙、龙潭、四坪、前汾溪等一批传统村落文创产业基地,而且方式多样,除了林正碌开展“七天公益艺术教学”、引入新村民城乡融合外,程美信团队修复、保护厦地古村;复旦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开展校地合作,在前洋村、前汾溪村分别设立教学基地;天津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创办棠口鼎顺文化艺术中心;千乘桥文化创意公司创建棠口、前汾溪研学实践基地;南京先锋书店落户厦地村,它营造的水田书店成为全国最美书店……

一筹莫展之时,我想到做减法,其他几个村落文创振兴乡村的人和事,只能忍痛割爱,仅留下林正碌这一条主线。即便如此,梳理起来依旧千头万绪、纠结盘绕。龙潭文创振兴乡村的现象,很多人迄今还不知其前因后果,不解和质疑者大有人在。但它真切地从泥土里生长出来,而不是谁耗资修建一个花圃,再移植进来几棵名木。必须让读者清楚明白这里发生的一切,我提醒自己,不能为结构而结构。

为了让读者看明白林正碌的文创理念在古村复兴进程中怎样一步步得以实现,大的结构上,采取了顺时间轴的方向往前推进,分三个文创村逐一展开,从容地把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讲述清楚。这个结构好比瓜藤,在横向往前逐渐生长的过程中,纵向无论枝叶开花结果出来,而这个结果过程,超越时间界限,从小小到成熟。其后再回归时间轴方向,继续往前讲述村民们树立自信、城乡融合的故事。这样一来,阅读者便可以将林正碌老师长袖善舞的策划套路看个清楚明白,并能把这种文创振兴乡村的成功经验传扬出去,惠及更多的空心村和更多的农民。

龙潭文创村的乡村振兴一直在健康地丰富和壮大,就像在一个原本没有文化作为的人身上迸发出无限可能性,它的内生动力使之不会停滞下来。这个结构的时间轴,起于林正碌到屏南漆下村开展“七天公益艺术教学”,此前发生的人和事在恰当的地方倒叙插入。截至2020年六月,是屏南如何通过文创激活一个偏僻空心村的原理已然成型,灰色的理念落在容器上绿意葱葱。这样的乡村已经属于有源活水,形成河流是肯定的。

八月理好提纲,开始进入写作状态。这时恨不能转成书,快快把这件事人脑洞大开之事故诉天下人。

起初取名《我那山清水秀的乡村》,主观感情上想把自己融入进去,乡村发生的故事与我休戚相关,用第一人称介入和收尾,让读者产生被带入感。正文前的楔子,是我初次进入龙潭时的所见所闻,对梦一般的现实发出众多的疑问。尾声是我最后一次到龙潭采访,林老师对疫情后龙潭现象的新解。但书名太宽泛,缺乏指向性,改成《乡村造梦记》,就把事情发生的地点和性质讲清楚了。

写作过程中,时常白天无思绪思路,躺上床要写的人物又在脑海里轮番登场,想写故事也一幕幕上演,还不时借梦徘徊闯入,让人夜不成寐。我只能顺其自然,昼夜不分地写,白天困了睡,深夜睡不着起床执笔属家常便饭。在那一百多天里,身体倍感煎熬,精神有点崩溃,最后失眠成癖。以一个平凡人的切肤体验,从生命角度感受到那些不凡人物的非常情状,这让我联想起路遥、陈忠实等大腕用身体博取文学作品的经典故事。

写完这部书,一个原本散淡的人也变得忧心忡忡起来。那些用生命激情为一方农民谋幸福的人,那些不指望因此得到提拔、为乡村振兴义无反顾的人,那些冒各种风险、勇于工作创新的人……写作时活灵活现地在眼前晃动,为他们所作所为感动,经常不由得鼻头一酸,双眼便泪水盈眶,一遍遍修改时依然如此,这在我相对理性的写作经历里是不曾有过的情况。

一位了解我过往写作经历的作协领导,在百忙中,用一个小时听我介绍了这部书的内容,其间也许因为我停顿了几秒的嗓音哽咽细心的他捕捉到,提出一些问题让我回答后,带着情感对我讲:“你这个作品本身很棒,你是好作家,这肯定是个好作品。我们都这把年纪了,热情不是那么容易被激发起来的。”

事后想起,总是一次次眼擒泪花,为那些流汗流泪甚至流血的基层干部所感动,我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力量。

《乡村造梦记》的写作经历告诉我,一部好作品最好的艺术手法就是情感真挚饱满。

□ 郭建强

爱的描绘和抒情

——秦青《我的绿色家园》序

写字的,画画的,弹琴作曲的,塑泥巴雕刻石的,还有拍电影搞前艺术的——实际上都一样,都想把生命状态和感受呈现出来。至于浓淡轻重远近,韵味是各有其好,各见真章。但是,文学艺术的林林总总,花花草草,总有一个主流——大概是指出俗入雅,以真善美熏陶人心。

这样说,是源于人类避恶趋善、崇尚光明的天性。有时候,我的目光会被汪曾祺先生充满人间烟火味的描绘吸引,进而被他色香味俱全,却又省略猛火大料的文笔俘虏——谁不喜欢活着呢,活着真好,活着的闹腾与打磨,活着的风景与美好,不都是不可复制的珍贵体验吗?我们的文学艺术,不就是对于生活和生命、对于生存环境的认识、批判和赞美吗?

相由心生,文也一样。我读秦青的书稿《我的绿色家园》,第一感觉是她格外热爱生活。既是职业使然,更是爱和责任的驱动,秦青绘制了一组由优秀的军人、退役军人和军属组成的群像。她笔下的这些人,像是柱梁成为全书的筋骨。秦青热爱生活,不是鲁迅先生式的,也不是杰克·伦敦般的,而是被华夏文化敦厚敏感的养分滋润过,被诗书礼教磨洗过的。从她的笔名,我们可以看出陕西和青海两地基本概况了她的生命过程。读文章,得知她从秦而青已经二十多年了。在这二十多年里,秦青用眼睛、耳朵、身体的灵觉和发自内心的眷恋,拥抱着这两方水土。虽然三秦大地的雨丝和柳枝不时拂动在秦青关于西宁、关于青海的文字里,但是高大陆的千年古城越来越成为作家描摹的重心了。青海,尤其是西宁的历史地理、生态自然、书香琴语、风俗人情、城建交通、起居餐饮,都成了秦青认识这座城市、亲近这座城市、融入这座城市、赞美这座城市的观察点、感受点和认同点。穿行在秦青文字里的虎台四季、夏花灿烂的湟水园、排灯耀目的湟源城、力盟璀璨的夜景,感觉杂花生树,诗意盎然。秦青用情用心地书写,表现和讲解着西宁的前世今生、构架纹理、色彩气味、性格气质,如数家珍。她完全不像嫁过来的媳妇儿,而是一个女儿——对西宁的热爱简直扑面而来。秦青对于爱的描绘和表达,呈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高原也有江南”“枕着海湖的风景入眠”,作家替谦逊的西宁人表达着一种自足和骄傲。实际上,青海——西宁自古以来就有包容五湖四海的气度。这片土地既赋予本地人(谁是最初的本地人?)以尊严,也将同样的尊重留予新来的居民。

通览全书,不难发现“真诚的爱”是秦青写作的动力,“细腻的爱”是她的文章的魅力。秦青的这本书文化色彩鲜明,她把对于西宁的热爱转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书香和花馨是她文章的品相和精神,也是具体表达自己和西

宁融洽度的象征物。秦青倾注了大量的笔墨给西宁大大小小的书店绘影,继而写下多篇阅读笔记。书籍和阅读,就像是一场场小规模的旅行和交谈,投影在秦青的西宁的背景上,形成了密纹交错的内心的图案。我把秦青的这类文章,看作是她对于西宁、对于自我、对生命理解的一种提纯,一种予以情感“理性的钙质”的表达。显然,经过沉淀、淬洗,重构的情感,无疑更见华彩。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实,天成妙手是既有训练和天分的因子,也有社会际遇的作用。秦青的行文风格炼动着朱自清等前辈作家沉厚的色泽,语气亲切,语言朴实。她写人叙事描物,往往能突破种种“内部视角”,而使文章雅俗共赏,笔触动人。

最能触动我的,是秦青的“花语”。作家真是懂花语、知花意的解人。《满城丁香满城香》《看那水仙花》《读荷五则》《雨中牡丹别样红》《破寒惊春干枝梅》,仅仅是这些文题,就能引发熟悉西宁的读者关于四时花木的记忆和想象了。华夏民族自古以农为本,以农立国。先民长期昼观风雨,夜望星空,以自然物种和稼穡规律作为参照,找到了气候变化的关键节点,逐步认识了事物的规律。极其细腻的观察感受能力和尊重规律的极高智慧,活在我们的身心和生活里。而花木作为自然的赐予和文化的符号,具有多重表意功能。这些因时而

不同,因形态而各异,因脾性而独立,因美丽而慰人的精灵,是提醒我们生命变化的时钟,更是呼唤我们生命能量的诗引。在秦青的文章里,各种花木活活泼泼地对应着人间活泼泼的生机,读来仿佛金英翠蔓斜枝细叶摇曳眼前,暗香沉华微芬芳轻拂纸页。秦青温婉绵密的文字,在这类文章中得到最好的舒张。她细细描绘,娓娓道来,密密实实又疏朗有致地展示南川河畔的百日菊、公园里随着季节更替变换色彩的八宝景天、街巷行道的丁香、广场上晚开的海棠。她这样专注于花木,努力理解她们的根根枝叶花果,有时竟人面花影两交映。

我猜测秦青本能地洞悉花木是人与自然的灵媒,须知植物的进化要远远地早于人类,实在是蕴藏着生命无数的密码。在人类的历程中,花木以自己的色彩、芬芳、果实和精神,不断鼓励着人们“援建木而昆仑”。最重要的是,秦青深深地懂得“那些蕴含在植物里的深情”。情义,深情,这是秦青文章的关键词,也反观出她对于花木深刻的理解。这又何尝不是作家对于西宁、对于人间、对于生命的理解呢?读者需要这样深情的书写,爱的书写。是序。



□ 毕艳君

独行者的告白

——童世钰诗集《人间草籽》印象

□ 毕艳君

在21世纪的今天,诗歌的发展日趋兴盛,诗歌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自由,当下的中国诗坛诗人众多,诗作琳琅满目既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残酷的现实。

青海诗坛近年来呈现出的繁荣创作也让人刮目相看。从文学地理看,各个区域都涌现出了一批可圈可点的诗人,他们无论是在地域的表达,还是诗歌的淬炼上都极力呈现着独特的气质与韵味,他们的书写无论成熟与否,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构建着整个青海诗坛的开阔走向和审美取向,促进和推动着青海诗歌走向更高和更远的平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想在创作中有所突围或是脱颖而出并非易事。所幸的是来自故乡贵德的童世钰,并没有另辟蹊径的夸张,也没有兀自出头的锋芒,他只是将自己定位在诗歌园地默默耕耘的一位劳作着,辛勤地劳作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事张扬,却用埋头苦干诠释着自己对这片田园的热爱。

《人间草籽》诗集中的200多首诗就是童世钰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他对热爱诗歌的一种回应。童世钰一直生活在故乡贵德这片热土上,小镇悠久的历史,厚重多元的地域和民族文化赋予了他建构诗意的能量。故乡的山水田园、风土人情给予他诸多的灵感,成为他诗歌创作的源泉。他以灵动的笔触,挖掘生活的诗意,摄取人生的风景,表达对生活的感悟与思考,悲悯与同情。同时也在诗歌中倾注了自己所有的情感,或明朗,或惆怅,或兴奋,或犹豫,或羞涩,或大胆。总之,他努力在用一切美好来构建他色彩绚丽、变幻多姿的诗意空间,试图将自己对诗歌的全部热爱释放到每一段诗句和每一个字词。

作为一个有着村庄生活经验的人,童世钰的诗里诗外都被一股浓郁的田园气息所包围,在例如“村庄的小院里/一根陈旧的葱,正尝试顶开初春的大门”“大地之腹日渐隆起/吹来的风和颜悦色”“春天,我注定会坠入柳绿花红的盛景”等等的诗句中,他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和诗歌的热爱倾注于字端,一切有关春天的事物便在他的诗句里真切生动起来。初春的季节,小院里可见即将破土而出的新葱(羊角葱),不久以后柳绿花红的春天盛景也将到来,这一切源于春天的故事都在他锻造的诗句里生动鲜活,一幅属于春天的画卷便在众人面前徐徐展开。随着春天的盎然,他建构的关于人间四季和节气时令的诗意便在他的诗句里摇曳生姿,吸引我们进入他广袤的精神原野和细腻的情感世界,感受其字里行间所描绘的诗意

世界。“三月的每一寸湿润/都有可能源于一只报春鸟/殷勤的啼鸣”“三月,催生出蓬勃新绿/那叫嚣的花蕊/多么像我另一个生命”“四月,春风扮作身手敏捷的探子/披着柔软的盔甲,潜入人间”。在童世钰的诗句里,有春天在三月的萌动与娇嫩,也有春天在四月的灵动与俏皮。而这一切,都源于他与它们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形影不离,源于他与它们朝夕相处的亲密机缘。无数个在村庄里的日子,他看到和感受到了太多来自父母以及乡亲与大地和生产息息相关的命运纠葛。而这种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又与生活生产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万事万物便在他的诗句里光彩夺目。也正是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不断捕捉着童世钰用充满诗意的词句淬炼诗歌语言的匠心所在。一如他笔下描述的八月、九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一样。每一个月份,似乎都有不一样的故事,而同一个月份,却也有着完全不同的书写。例如写十二月,他的诗句中就有“十二月,山河简陋/天空高高举起远山的裸骨”“十二月,满目山河/在古老的钟摆声中次第垂老”的遍野苍凉,也有“十二月的光,在人们的喟叹中/从稀疏的枝桠上滑落下来/从奔腾的河流中咆哮而去”的气势与胸怀。虽然生在黄河谷地,但作为青藏高原,这里的冬天似乎注定是漫长而乏味的,但在诗人的眼里,十二月自有它的风情,十二月也自有它的气概。

诗集《人间草籽》中,童世钰写了大量有关时令节气和地方风物的诗,这让他的诗在浪漫有意里有了更多的生活细节,从而使他的诗有了浪漫与现实的双重演绎,在真切现实场景里散发着浓郁的浪漫气质,相得益彰的诗意营造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与悠长韵味,从而显现了他诗歌的张力。节气作为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成果和智慧的结晶。从古至今,这种智慧从未停止在各种文字样式里的熠熠生辉,而诗歌对她的表达则更为凝练有力和意蕴深长。童世钰在充满田园气息和四季芬芳的诗句中秉承和汲取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营养,延续了中国传统诗歌中对于时令节气的关注,将这些节气从古至今与人的亲密关系与时间的流逝做了诗意呈现。

他的诗句中,有对春天的描摹:“除了暗藏的花蕊/绿草像心怀旧事的少女/把婀娜的身影,挂在三月的晚上。”更有清明时节的感怀:“多少年,我目送了很多至亲的人/他们仿佛被

一场风刮走/刮到无灾、无病、无喜、无忧的地方/而我只能抱着一些轻轻地忧伤/在这个沉重的日子,避开凌空而起的黄土/把缅怀之情,埋在心底。”既有立秋的飒爽:“风飒飒,繁华落尽/那些莺飞草长的情绪/终结于一场零碎的小雨”,也有白发垂垂的冬至:“冬至,我悄悄解开风绳/放逐一部分啾啾待哺的孤冷。//让它们趁着夜色,走一趟/牛羊尚未啃食干净的草原/和白发垂垂的群山。”这些随着节气变化游走的心境和景象成为构筑他诗意的想象与现实,从而使其生活智慧和生命经验在诗句中一览无遗。

童世钰从春写到冬,又从冬写到春,从小满写到冬至,又从小寒写到清明,白露、立秋、寒露、大雪、惊蛰、小雪、霜降等几乎就是他面对生命的全部。而腊八、小年、二月二这些时节所呈现的正是他生命里属于这方土地的烙印。他写《腊八》:“从崖口搬来的石头/兀立在巷道的风口/凭吊节气/一袋袋里逃出的青稞/为爱情,扬灰挫骨。”他写《二月二》:“二月。许多过于伏地的事物/被时间缓缓抬起。”他写《小年》:“小年。母亲紧握住一把死去的蓍艾/从烟熏火燎的日子中/剔除与糖分无关的疾苦。”这些诗句都是对当地民俗风物的诗意表达。当地腊八有吃麦仁饭和献冰(或吃冰)的习俗,要碾成麦仁,必须是去了皮的麦粒或青稞粒,而去皮的过程就是童世钰诗里“为爱情,扬灰挫骨”的悲壮场景。献冰则是腊月初八正当三九寒天时节,河床坚冰如铁之际,人们从河床取回冰块放在田间地头、庭院中心或槽头棚圈中,果树枝杈上,以示来年雨水充足,风调雨顺。当地有俗语说“过了二月二,才算过完年。”于是黄河谷地的人们一整个正月都沉浸在过年的气氛里,只有当二月二到来时,人们才猛然惊醒热闹已过,该整頓出发。“二月二,龙抬头”,当地人用吃炒大豆来崩醒腊八时被糊住的心,然后就开始准备春耕劳作,学生开始准备新学期的到来。因此“许多过于伏地的事物,被时间缓缓抬起”。而小年这一天,这里也是家家户户清扫庭院、祭灶迎新的开始,所以母亲手握的是用死去的蓍艾做的大扫把。无论春夏秋冬,一旦所有的生活生产细节都以诗歌的形式被加以演绎,我们徜徉其中,所感受到的也不仅仅是春夏秋冬布满各色的自然景象,当然也会看到一幅幅生动的生活场景,诗句里的四季,包括青稞、老井、镰刀、斧子、白塔、老狗、麦田等意象便会不断激活我们的记忆,让每一个相遇的生命都显得清晰而灵动。



读书管见

□ 嘎旦增普措 青措

于日月间穿针引线的“青绣”

——读洽存荣《青海民间刺绣图录》有感

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编织着人类文明。民间特色刺绣用巧夺天工的技艺,体现着各民族之间,用针线互动的传统生产生活观念。

《青海民间刺绣图录》是一部以刺绣为背景资料,观览青海历史古迹的文献书籍,作者洽存荣长期在乡土调研、走访、采风,他以亲身走访实践为基础,系统讲述了“青绣”从石器时代到民国时期的演变和发展,展现了青海纺织业的

一个历史缩影。著作从“青绣”的发展延伸到生息在青海大地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极具文献价值。

读洽存荣用几十年时间整理创作的《青海民间刺绣图录》一书,厚重的文献诠释了民间刺绣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它像一朵盛开在青藏高原上的花朵,诉说着千百年来高原上的刺绣往事。书中,每一幅刺绣作品独具质感,绚丽的色彩,多样的构图给人以美的

视觉享受。它们是世居于青海的各族群众长期从生活和劳动中汇总提炼出的文化艺术精品。从田园牧歌的衣食住行,到农家小院炉火边的物品器具,民间刺绣渗透在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了青藏高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省板图书推介



江河源